

人口思想史

南亮三郎·著
苏正绪·译



吉林大学人口研究室

(日)南亮三郎・著 苏正绪・译

人口思想史

吉林大学人口研究室

封面设计：王秀中

业经吉林省出版局八〇吉业印字第一九五号批准

人 口 思 想 史（内部发行）

编辑者：吉林大学人口研究室
印刷者：吉林省工业印刷厂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人口思想史的背景.....	(5)
——人口波动与人口形式的史的发展.....	(5)
第一节 人口波动及人口形式.....	(5)
第二节 原始及古代社会.....	(8)
第三节 前产业社会.....	(15)
第四节 近代的产业社会.....	(20)
第五节 高度产业社会.....	(26)
第二章 古代希腊、罗马的人口思想.....	(31)
第一节 古代希腊的人口问题.....	(31)
第二节 古代希腊的人口政策.....	(36)
第三节 古代罗马的人口政策.....	(42)
第四节 柏拉图的人口思想.....	(47)
第五节 亚里士多德的人口思想.....	(54)
第三章 前产业时期的意大利保泰罗的人口思想.....	(63)
第一节 人口思想史上的保泰罗.....	(63)
第二节 保泰罗的一生、时代、功绩.....	(67)
第三节 《城市论》里的人口思想.....	(78)
第四节 《国政论》里的人口思想.....	(82)
第五节 保泰罗的人口思想的实质及其 时代背景.....	(87)
第四章 产业革命时期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	(98)

第一节	马尔萨斯以前的人口思想概况·····	(98)
第二节	产业革命时期的人口情况·····	(104)
第三节	马尔萨斯的《原理》和对葛德文的论战·····	(110)
第四节	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	(118)
第五节	马尔萨斯在人口思想史中的地位·····	(126)
第五章	近代人口赞美主义者的人口思想·····	(133)
第一节	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赞美主义者·····	(133)
第二节	西蒙·格雷的人口思想·····	(138)
第三节	格雷亚姆、威兰特及其他的 人口思想·····	(145)
第四节	与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对照·····	(150)
第五节	人口赞美主义者在人口思想史上 的意义·····	(153)
第六章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口思想·····	(161)
第一节	社会主义者对马尔萨斯的批判·····	(161)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思想·····	(168)
第三节	马克思人口思想的特征和分析·····	(174)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的发展·····	(185)
第五节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者在人口思想 上的意义·····	(191)
第七章	产业社会出生衰退时期的人口思想·····	(195)
第一节	现代产业社会的出生衰退·····	(195)
第二节	法国的出生衰退和人口思想·····	(201)
第三节	德国经济学家的过剩人口思想·····	(209)
第四节	纳粹的上台及其人口思想·····	(214)

第五节	英国经济学家围绕人口衰退的 新思想·····	(219)
第八章	高度产业社会的人口思想·····	(226)
第一节	高度产业社会及其人口动态·····	(226)
第二节	社会的人口思想的抬头·····	(234)
第三节	福利人口学说转变的予兆·····	(238)
第四节	人口的悲观思想与乐观思想的对立·····	(244)
第五节	结束语·····	(249)
	译后说明·····	(253)

序 言

一

经济学的发展过程，通常是先有综合性的总论或者概论，然后在正式的本论中分为经济的历史、理论和政策三大专科而发展起来的。人口学比经济学发展较晚，因而它还未能与经济学同样形成三大专科，这并不奇怪。不过，我仍然认为人口学在今后的发展也应该按经济学一样分成三大专科，在它们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当中加以发展。我在三年前首先出版了一本《人口学总论》，开始对人口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现在又编印它的第二卷《人口思想史》，其宗旨仍按社会科学的一般共同想法，从历史方面来阐明具有发展前景的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欧美各国出现很多人口史的专家和人口学史的研究家。出版了大量权威性的文献。其中有将毕生精力全部都贡献给人口学研究的人口史家百罗赫，还有从青年时就已经致力于人口学史的著作而驰名于世的斯天基兰德。可是在日本，不但人口史家为数甚少，而且至今几乎没有人口学史家以及人口思想家。据我记忆，截至目前真正以通史形式出版的人口思想史只有一本，而且还是在四十年前的大正年间。

从那时以后，持续了长时期的空白。但是从现状看，一方面人口理论的研究在蓬勃开展；另一方面有关人口政策的争论也正日趋活跃。因此，我感到需要有人从历史方面承担本

部门的研究任务，为开展理论研究，和政策思想提供依据。我本来没有始终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想法，但我打算至少要用这本书填补日本在这方面中断很久的空白，为整个人口学的建设开辟道路贡献微薄力量。这就是我着手写这本书的目的。

二

我很早就认为人口思想史应该是这样的：

一是人口思想史的研究要与现实的历史相联系，特别要以现实的人口动向为背景。换句话说，就是人口思想史要与人口史相接合。这样的设想在其它科学领域里是少有的，特别是在人口思想史方面，欧美学界至今都尚未做到这一点。一般的思想史总是以人物为中心，是一种列传式的叙述，或者只不过叙述一些学说或思想的简单演变而已。

我认为真正的思想史不应该如此。思想本来就是时代的产物，当然思想有大大超越时代的可能性，但只有当它与当时的时代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如果抽掉它与时代的联系——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人口在每一个时代实际上呈现什么状态，人口思想史就将是一个空中楼阁。

另一点，不应把人口思想史视为只是过去的记录，而应该理解为它通常是和我们自身的现实问题相联系的。换句话说，有关人口问题的看法和想法就各时代来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我认为人口思想史就是要从它们之间的相互密切联系当中寻求其发生和发展过程。总之，人口思想史并不意味着是过去历史的总结，而是通过历史检验已经出现的理论。在这里，人口理论采取了先行于历史的形式。

因此，我对人口思想史抱有很大的期望，也就是为了能完成上述两个课题，要亲自在人口思想史方面创造出一个新的方法。这样；仅仅依靠我手头已有的几本人口专家的书籍是不够的，我不顾盛夏酷暑，一边翻阅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边翻阅特恩比的《历史研究》或者奥思瓦尔特、丘本格拉的《西洋的没落》日夜坚持著述。总之，我感到对于这项工作，必须掌握一种历史的观点。

经过一年多的踌躇，终于顺利地写完了第一章〈人口思想史的背景——人口的波动及人口形式的史的发展〉。当时我根本没有预料到把它做为序言后能够顺利地写完这本人口思想史的全卷。但是一经完成，我的眼界豁然开朗，到有必要把手头上堆积的资料利用起来，因此序言脱稿后不到三个月就完成了本书全卷八章。

三

在本书中，我把历史发展分为（一）原始及古代社会，（二）前产业社会，（三）现代产业社会，（四）高度产业社会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里，根据当时人口如何演变，即其出生、死亡、结婚三大因素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而发展变化的情况，以不同类型社会阶段的历史为背景，详细阐明了人口思想在它的发生和发展上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在论述人物时，虽然没有网罗无遗，但对于每个社会阶段及每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各方面的思想家，却毫无遗漏地列举出来了，而且又进一步阐明每种思想与现实世界发展的必然联系。对于过去那种脱离时代而不切实际的人口思想家在本书中也给他们一个应有的时代的位置。

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本书已经完美无缺。对于贯穿全书的纲（经线）——人口理论，在归纳分析上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特别在论述最后一章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度产业社会，还有若干急于完成之感。总而言之，本书需要进一步加工，这将有待于下一代人的努力了，我在这里只不过竭尽了我应尽的努力而已。

四

这是一篇枯燥无味的序言。另外，本着我一贯的方针，对于本书的引经据典决不草率行事，但在内容叙述或表现上，则力求简明扼要，以便于读者能够通畅地阅读。

我最近的外游三篇报告也收进〈追录〉里，读者可以在电车里轻松地阅读它。另外我还有一篇《欧美人口游记》是内部材料，〈追录〉里的三篇报告就是以来公刊的外游记为基础，而且是在外游记以后写的。我相信追录也有着历史的意义，它包括专家喜于阅读的一些记录文件。读者们对于在本书中出现的很多世界人口学者以及著名历史人物的事迹如能感到欣赏，乃是作者之幸。

最后，由于我夙性匠人怪癖，甚至对本书中的索引却由我亲自动手，但对校对工作，不仅承书店编辑部各位的大力帮助，而且这次又蒙我亲密的年青助手人口研究人员——中央大学助教授冈田实及该大学助手大渊宽两位的主动协助。我自己多次阅读都未能发现的错字或表达不当之处，经过他们二位的协助得到订正，不胜感谢。

1962年12月 著 者

第一章 人口思想史的背景

——人口波动与人口形式的历史的发展

第一节 人口波动及人口形式

历史是反复的，而又不是反复的，这就叫做历史的本质。至少在人口问题上，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是反复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却又没有反复。所谓反复的是“人口的波动”，而不反复的是“人口形式”。

首先从这两个概念说起。

“人口波动”是出生数减去死亡数的人口自然增加，它描绘出历史性的上下波动，从而随着人口的猛增、停滞或衰退的过程而产生波动。在某一时期人口出现猛增，而在另一个时期又出现停滞或衰退，它和经济的景气上升和衰退过程两种局面有些相似。人口不是长期处于静止状态，而是不断持续它的波浪式的运动。

人口波动有长波与短波之分。在短波里，最短的是每一年的人口增加的变动。如果某一年人口增加了一百万人，而下一年度却只增加八十万，这就叫做人口最短时期的变动。这种短波不仅指每年的变动而言，间隔几年、十几年发生的人口起伏运动也可叫做短期。相反，人口的长波则是指几十年甚至一百几十年或几百年这样一个漫长时期而言。也就是说，人口的短波是人口经过一年或几年的短期运动，而长期则是描绘一个涉及到几十年、几百年的大波动。

瓦格曼（Ernst Wagemaun 1884——1956）曾经设想

研究与“历史的波动”有关的长短形形色色的“人口波动”。据他说欧洲世界截至19世纪末的一千年期间曾经有过三次十分猛烈的人口增加大波动。第一次发生于11~13世纪的十字军时期，第二次发生于14~15世纪鼠疫流行后的增加期，第三次发生于18、19世纪“急风暴雨的增加”时期。这三次大波动当然是仅对欧洲世界说的，而从年代上看，又是指的从中世纪末期到19世纪末叶的波动而言。如果能取得确切资料，这种大的波动在其他地区也可以看到，还可以追加几次激烈的变动。例如在欧洲世界还可以指出远古时代的古代希腊的增加时期，而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的全世界规模“人口爆炸”的新时期，也还记忆犹新。如此看来，人口大波动的出现，不仅局限于过去的历史时期，而且还在反复并有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之势。

这样的人口波动，它发生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使人口波动反复发生的理论根据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暂不在这序言部分里论述，把它做为一个人口的理论问题，从下一节开始逐步加以论述。下面我先阐明另一个“人口形式”这一新概念。

“人口波动”是研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常变动的人口增减运动。而“人口形式”却要研究发生人口运动的那个时代的特殊人口因素的结合问题。众所周知，人口基本上是受出生、死亡、结婚三大要素所支配。出生率如果比死亡率高，人口就增加。而出生率的高低还要受到结婚更确切的说要受到结婚率和结婚年令的影响。但是结婚与该时代的死亡率也不是不发生关系。死亡率越高，结婚适令人员当然就会越少，另一方面，高的死亡率还要促成高的结婚率，这也是一种常态。

因此，人口三大要素决不是分散的、偶然的发生于某一

社会。它们分别做为具有特定数值的因素，并以特殊形式相结合而产生于各社会。某个时代高的出生率与高的死亡率、低的结婚率结合在一起，而另一个时代低的出生率则与低的死亡率和高的结婚率交织在一起，以这样独特的结合形式普及于各时代。我们把这种结合按着马肯洛（Gerhard Mackenroth）的路线称它为“人口形式”（Bevölkerungsweise），人口形式就是那一时代人口总的繁殖状态，即不外是它所带来的若干人口增加或者人口衰退的状态。

然而，如上所述，“人口波动”是历史上反复发生的运动；相反，“人口形式”却只能与某一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相适应，这一点必须引起注意。任何社会都是三大人口因素——这里不考虑人口的地区移动——发生作用，这一点是不变的；但是这些因素如何结合则是不同的。里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积极主张人口规律里的“历史”的转机，后来的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进一步指出“任何特殊的历史生产方式都有适合于当时历史本身的特殊人口规律”。从承认上述人口形式的历史适应性的立场出发，这些看法有它新的意义。

如上所述，人口形式就是做为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所具有的特殊内容而形成的。原始社会或古代社会有它那社会固有的人口形式。中世纪的前产业社会以及现代产业社会都分别具有它们那个社会所固有的人口形式。本章就是根据这样一些时代，将不同的人口形式的发展按历史划分为几个社会类型加以论述的。当然对这一社会类型的历史划分可能有种种不同学说，为了方便起见，我在这里拟区分为下列四个类型：（1）原始及古代社会，（2）前产业社会，（3）现

代产业社会，（4）高度产业社会。这四种社会类型各有什么样的人口形式，就是本章考察的目的。

人口形式的考察，当然也就是说明人口波动的原因。人口因素根据每个时代特有的结合形成该时代的人口形式。同时人口又分别以其特有的人口形式经历着历史上反复波动的运动。至于产生这种人口形式的差别及其历史演变的根本原因，准备留在后面加以论述。

第二节 原始及古代社会

原始及古代社会，如果从类人猿那种由树上生活进化到直立行走开始人类生活第一步的非州原始人的起源算起，发展到能够使用铜铁金属建设起高度文明的古代社会，经历了实难计算的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在这期间发现的原始人，从所谓人类 *Homo sapiens* 的化石形态上看，欧洲发现了黑德贝尔克人（*Homo Heidelbergensis*）和内安达塔尔人（*Neandertaler*），在东亚有爪哇人（*Pithecanthropus*）和北京人（*Sinanthropus*）等几个种类。这些原始人们由于发生多次地壳变动或气候变化，或因为为了繁殖而进行的移动，随着自然条件的骤然变化而被不同种族的原始人所代替。这种无止境地种族交替和兴衰，在他们没有历史记载的野蛮未开化的漫长岁月里不断发生了反复。

在工具上只能使用石器的原始社会里，在经济上属于食物采集阶段，是尚未进入能够自己培育动植物的生产经济的阶段。生活基础只能依靠自然去采集食物。所以原始社会的人口数是极其有限的。这个数目不能很快增涨是容易想象的，

不久前，对在加拿大发现的原始人当中进行观察的结果，在这样的文化阶段，人口密度充其量每二百平方公里只有一个人的比率。除草根和果实之外，他们还依靠一部分狩猎来补充食物。狭小地区的食物不久就被采集光了，在这采集光了的原野和森林再重新生长出食物以前，原始人们不得不向新的地区移动，因此原始社会人口密度的增长就不能不受到限制。

随着动物的饲养和植物的栽培，人口密度迅速地增长了。生产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土地生产力，扩大了人口扶养能力的限度。这一事实，经十九世纪末的人类地理学家拉则尔（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提出以后，才被人们具体知晓。加里弗尼亚大学的皮塔逊（William Petersen）对于拉则尔这一推测说道：“地球的总面积包括南北极、山岳、沙漠大约有5,700万平方英里，其中人类能够住居的面积只占一半。如果按每平方英里可有一人居住来计算，旧石器时代的总人口最大限度不过三千万人。然而世界的面积甚至连地质学方面也不大清楚，所以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不会再多，充其量也不过五百万人。而且旧石器时代持续了十万多年，这一时期的人口增加率每一世纪大约为1.5%的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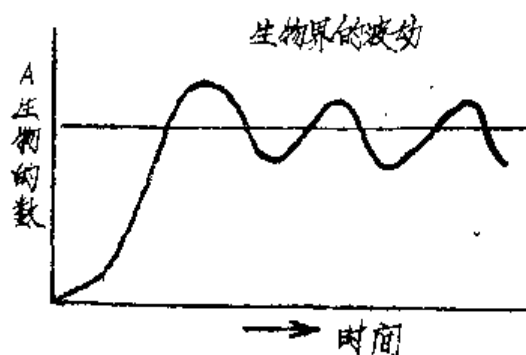
1.5%的人口增加率，就今天的世界来说，比一年的比率还要少，而在原始社会却是一百年的比率。也就是说原始社会因为生产力的低下和生活不安定，人口不能进一步增加，这与今天的世界人口增加相比，可以说原始社会几乎完全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在这里需要同时加以注意的是，原始社会的人口基本上总是固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时的人口丝毫没有变动。在那个社会里，人口也仍然继续增加，有时却经常

原始社会的人口密度（拉则尔）

	每人平均需要面积	每平方英里 平均扶养人口
北极地方的猎户、渔民	75—200平方英里	
半干燥地方的猎户（布休曼、巴达格尼亚人、澳大利亚人）	45—200平方英里	
兼营部分农业、商业的猎户	0.5—2平方英里	
牧羊民		1.8—1.7人
渔民（北美、波利尼西亚）		4.5人

超过了赋与人口扶养能力的限度。但是他们由于受到周围条件的限制，人口扶养能力狭小，不得不被控制在这一限度之内。

原始社会的人口波动象生物界一样，属于极平常的波浪式的运动。



勿须说明，在自然界任何生物种类与其他生物种类之间都有一定的关系，它们之间保持着一种不被破坏的生物界的均衡状态。尽管如此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某一类生物在短期内异常膨胀，破坏这一平衡状态，结果在一定的膨胀限度内，出现无数波浪式的运动。可以想象原始社会的人口也正处于这种波动的反复当中。

如此说来，处在这种波动当中的原始社会的人口因素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当然只有依靠考古学家提供的片断的研究资料。晚一种的线索就是从发掘出来的骨骼来判断原始社会的死亡年令。根据皮塔逊的记述，发掘出来的原始人的推算死亡年令如下表。几乎全部是夭亡，平均寿命看来只有20岁左右，能活到40岁以上的，无疑已经是那个部落的长老了。

从原始人187具骨骼中推算死亡年令

年令阶级	念得塔尔人		旧石器时代上期		中生代	
	数	%	数	%	数	%
0—11	8	40	25	24.5	20	30.8
12—20	3	15	10	9.8	4	6.2
21—30	5	25	28	27.4	32	49.5
31—40	3	15	27	26.5	6	9.2
41—50	1	5	11	10.8	1	1.5
50+	"	"	1	1.0	2	3.0
计	20	100	102	100.0	65	100.0